

观音山沧桑(三)

□张坚

大平头村的李罗许虞四姓

上午,到大平头采访虞王凤婆婆。当年,虞婆婆祖上从镇海大碇头来到衢山岛,她几次说“没朝代没了”这句话。我觉得她指的是舟山群岛的第二次“海禁”。即清代顺治朝,清兵攻占了定海城,并残酷地进行了屠城,无辜的百姓都死于清兵的刀下。南明王朝的那位鲁王朱以海,其妃子投井——那井成了文物保护单位“官井”。朱以海以及所部航海南行,投靠了郑成功部,居住于金门,逝于金门,此后,他的死引发了多种传说。1958年,台湾军队在修筑工事时,开山炸石炸出了朱以海之墓,并有墓志铭,就像衢山的大唐程夫人……

虞婆婆所说的“没朝代没了”,应是指衢山岛大平头村吞的百姓,在“海禁”时都被迫背井离乡,村吞就成了废墟……

康熙朝二十三年,皇帝坐御舟在长江中,下达了舟山可以住人的“弛海禁”令。

她的祖上到衢山岛,就选择了大平头这个村吞建立家园。

他们到衢山的年代,大概在清乾隆朝中期。

虞婆婆说,祖上有四姓人同来,除了虞姓,还有李、罗、许三姓。

我请她说说其他三姓人的名字,她说太公公公辈,她根本不知道。近一些的李家的李小满,与她父亲同辈,住稻桶屋(应指四合院),叫她父亲“阿哥”。许家的许阿来,与她父亲同岁,论辈分叫她父亲“阿叔”。她没有说罗姓,我也忽略了。

四姓的人们,共同看中了大平头北面山麓的一块宽阔的平地,决定垦殖。说好,大家共同垦殖,不设地界,在垦殖完成,可以耕种时,再划田分开。

俗话说“分四级”,每姓一级,即分作四份,每姓一份。从虞婆婆的谈话中,我了解到那四级不是平均分摊,而是根据每姓劳动力多少,投入多少作分摊。总之,四姓的人们始终在和睦友好的氛围中垦殖家园……

谁也想不到,大平头那块被从镇海大碇来的、李罗许虞四姓看中的那么大一块平地,竟然是一座寺庵的遗址……

他们都是信佛的人,看到泥土下居然埋藏着那么大一的一座寺庵,都万分惊异。

虞婆婆还说道,泥土里挖出木质的建材:椽子,桁条。此外,还有碗和“老鼠瓶”。

她用手比划“老鼠瓶”的形状,小小的,瓶口大,有瓶颈,有瓶肚。即高20多厘米,瓶口、瓶肚的直径8厘米左右。她说她家有好多老鼠瓶,焐水,热酒,虞婆婆认为老鼠瓶是倒酒的。她说她家一直有老鼠瓶,直到几十年前造新楼了,那瓶才被年轻人弄没了。

我想说“老鼠瓶”就是“韩瓶”,是当时南宋士兵随带着的储水瓶,应该是人人一个吧,所以在舟山群岛,发现了很多。有的是在海里,打捞起来,遍瓶是吸附的贝壳残骸,律师董宏玺先生曾送我的一个韩瓶,也是长满了贝壳。下一次,我把家里的韩瓶带来,请虞婆婆说说这是不是老鼠瓶?

由韩瓶,联想到那寺庵在僧侣搬空后的岁月中,驻扎过军队,否则,僧人是不会使用韩瓶的。

清顺治朝,清兵占领舟山岛后,并不能守住舟山岛。后来,在郑成功、张煌言等为首的南明武装力量面前,舟山的清兵守将巴成兴投降。

在郑成功、张煌言等舟船经舟山群岛的洋山等岛北伐南京的战斗中,衢山岛一定就没有驻扎过南明的军队,郑成功部在洋山岛经受“洗炮惊龙”的飞来横祸,使他的战船几遭全军覆没,其实是遇到特大的台风……

上世纪六十年代,观音山上僧侣清零后,上中下庵都驻扎过军队,所以大平头的寺庵中驻扎过清兵或南明兵,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(本文选自作者的《观音山日记·夏之卷》)

观音山名出现的年代

一、从同照僧的《洪福寺石碑》看观音山之名

上庵的同照僧留下了《洪福寺石碑》,碑文共有八句,头四句为:

大清朝立永长春,开山咸丰甲寅宫。
出家天台高明寺,后建洪福观音山。

四句中的第二、四两句,所指的“开山”“后建”与“甲寅宫”“洪福观音山”是否有时间的先后与不同?我们解读一下:

在清代咸丰朝四年,我在此开山先建宫。我在天台高明寺出家,后在观音山创建了洪福寺。“宫”,古为房屋的通称,后专指帝王的住所;宫也指神庙,如天后宫。

观音山的下庵洪因寺,开创时也为茅篷,人们称之为“草宫”——由此推想,同照在山巅之“甲寅宫”,也是一个茅篷。

在同照和尚的语言中,他把宫与寺作两种建筑物,先建宫,后建寺——“开山……甲寅宫”“后建洪福……”在“观音山”。

对《洪福寺石碑》文,研究者把洪福寺的创建,定于“甲寅宫”——公元1854年,也等于把“甲寅宫”与“洪福寺”看作同一物。其实,同照和尚对“甲寅宫”和“高明寺”是回忆、回顾,是经历之路,以后半生精力所修的洪福寺才是现在。

从开山建茅篷,到建洪福寺,这要有建寺资本的积累,这里推测为二十年——则建洪福寺的年代为同治十三年(1874)——这时,所处之山名“观音山”。

从现有史料看,“观音山”之名的出现,最早就在这块《洪福寺石碑》上,这里,“开山”之“山”与“观音山”之“山”,应在同一地点,但开山之“山”中的年份,即咸丰四年,这山是否已经称“观音山”?

二、历代志书中的观音山之名

(一)元代大德朝的《昌国州图志·叙山》[州判官冯福京修,邑人郭荐纂。成书于大德二年(1298年)七月]:

十二峰,在胸山。去州三湖,山有十二尖,若巫山然。

(二)明代《舟山志》[何汝宾纂,郭辅忠订正,成书于天启六年(1626年)]:

十二峰,在东胸山,峰列十二,森秀可观。

(三)清康熙朝的《定海县志》和光绪朝的《定海厅志》均没有写到观音山。

(四)民国《普陀洛迦新志 卷六·禅德·本山》[释印光、王亨彦编纂,成书于民国十三年(1924年)]:

觉道,定海观音山方氏子。自幼出家于普庆寺……

(五)民国《定海县志 礼教志·宗教·僧寺》[陈训正、马瀛纂,成书于民国十三年(1924年)]:

在衢山者凡六所,曰华云寺(旧名香兰)、洪福寺(观音山顶)、普庆寺(观音山阳)、普济寺(宋朝宫后)、观音阁(在大屏坛)、观音殿(在沙岭峻)。

(六)民国《衢山志稿》(乐声和撰,未刊稿本,成于民国年间):

相传观音大士未得普陀山时,欲觅有峰满百之山以展道场。偶临衢山之观音山麓,自登一峰,数山峰得九十九个,其意未能满百,忘其自坐之峰云。

上引之文,与观音山名的年代似无多大关系,与山名之来历有些关系。说明观音大士数山的传说,在民国年间已经流传。

以观音山为主峰的“十二峰”连绵于衢山岛,在元代的志书中就有记载,但“十二峰”何时称“观音山”,则无法考查。从现有史料看,同照和尚的《洪福寺石碑》,是最早出现“观音山”之处,距今近一百七十年。

(本文选自作者的《观音山日记·夏之卷》)

桑子山的石神

秀才乐声和在《衢山志稿》的“天后宫”与“土地堂”间的稿面空白处,记载了一座没有写名称的神庙:

相传嘉庆、道光时,土人渡海到桑子山,有巴圮古庙,道有桑木一株,甚茂,傍有庙石神,时冒风雨。是人忍,石神请至潮头门海滨,磊石为庙以栖。未几,桑子山之桑木遂彫,而海滨庙侧转长一桑,知其有异。信奉者复徙是庙于内地,略隆庙貌。越年,海滨之桑复彫,内地庙前又生一桑。龙神座前,约计六丈,而根盘于座下。

“相传嘉庆、道光时”,说明时在舟山清顺治朝“海禁”的弛禁之后,但海禁前的桑子山,可作想象——岛上住的人,都被官府的人驱赶了,留下了神庙和石神。

当衢山岛的“土人”驾小舟上桑子山岛时,古庙已经倾塌。庙内的石神,不知谁把其从废墟中搬到道路旁,但没什么遮挡,故而“时冒风雨”。

舟山的渔人们,每年最佳的捕捞季节是春夏之交,而这时也是江南的梅雨季节,那土人多在种时节上桑子山,做些与谋生有关的事,比如捕捞乌贼。他看到石神在露天处,任由风雨吹打,于心不忍,但又无能力修复古庙,于是把石神从桑子山搬运到家乡——最可能的办法是背了石神上路。当然,志稿没写明土人是一位或几位,也不知那石神是大还是小?若石神大,是需要两人及更多的人扛、抬。

桑子山上有桑树,很合情理。石神被请至潮头门海滨处,桑子山上本“甚茂”的桑树却“彫”了,而潮头门的石神庙旁新长了一株桑树。

后来,有信奉者把石神请至内陆,建庙供奉。那潮头门的桑树又彫了,而内地的石神庙之石神座前又新长了一株桑树——树高六丈,那树根竟然在石神的座下盘结。

“龙神座前”,则说清了石神为龙王。这个灵异故事中的桑,是石神的象征。石神离开,桑萎枯,石神落座,则新的桑树长起来,所以该石神也可称为桑神。

故事让我们看到人们在海岛迁徙复中的生活情景,人们对神灵的信奉和敬畏。

观音山北麓,大平头虞族等四姓的人们,从垦殖的土地中挖掘出古寺,他们同样敬畏……

故事里的桑子山,为现实中的“双子山”。《岱山县地名志》(1990年12月版):

双子山 shuangzishan 属太平乡。位于县城东北29.8公里。南与衢山岛岸距2.5公里。该岛东西两头各有山岗,形似“双子”,故名。狭长形,东南—西北走向。长1.5公里,宽0.23公里,面积0.32平方公里,最高点海拔61.7米。由片岩、片麻岩构成。岛上均山岗,表层砂土,多裸露岩石,少量松树,多茅草,及少数白棕,有少量土地,种植番薯、大麦。岛中部、西部的中脊,上脊有房屋临时住人。岛南、北两面均滩涂,养殖紫菜10余亩。岛西附近有蝴蝶礁、小蝴蝶礁。周围水深2-30米。

在衢山方言中,“桑”“双”为同音。但乐声和秀才为什么要写成“桑子山”?说明这块小小的岛,本来就有两个名。秀才采集的故事里则把“桑子”岛名与植物桑树联系起来——桑子山上的桑树,为神灵的象征。

记得桃花岛上的、关于茅山庙的民间故事中,也说到“桑”“双”两字。那位为皇后娘娘治病的舟山桃花岛道士回答皇帝的问话时,依稀有“本姓茅,家住桃,门前两株桑”之句,其“两株桑”即指与桃花岛相邻的“大双山”“小双山”——又可称“大桑山”“小桑山”……

乐声和先生因采访所得,及时记录于稿。但这座源于桑子山,在潮头门海滨重建、又徙于内地的神庙,是何庙名,尚未调查清楚……

(本文选自作者的《观音山日记·秋之卷》)